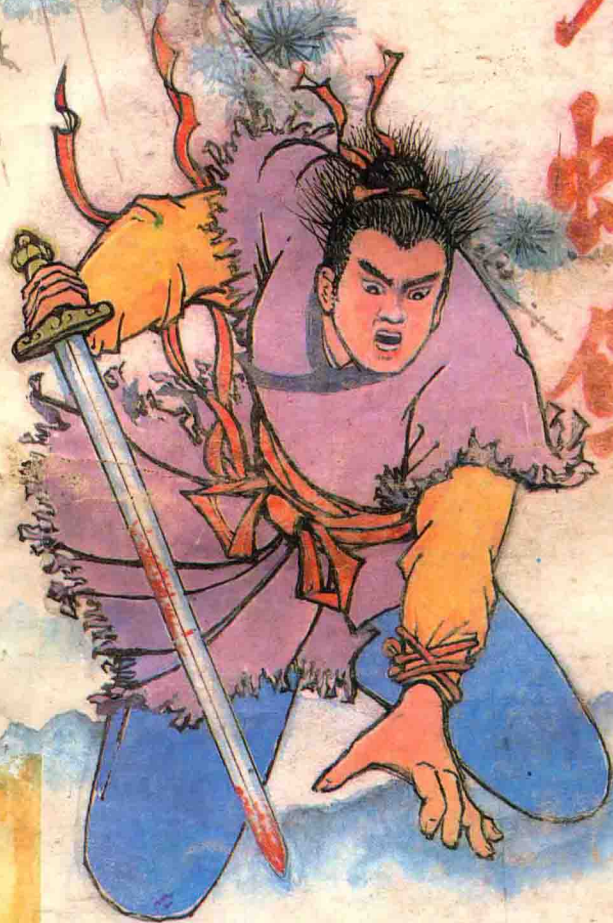


寒虹劍

卧龙生 著



寒

中工

劍

卧
龙
生

责任编辑：于飞

寒 虹 劍

作者：卧龙生

出版：三环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环保研究院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4.75

版次：91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数量：壹万（套）

书号：ISBN7-80564-144-7/I·73

定价：（上中下）15.80元

内容介绍

《寒虹剑》系港台武侠名家卧龙生先生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最新力作。

武林骄子丁伟，人中龙凤，天地灵秀，集于一身。

从师野鹤神君，随师走遍大江南北，游遍五湖四海，不料，祸起萧墙，恩师遇难，咫尺走天涯，因葬于蟒腹，而得“寒虹剑”，又遇世外高人——云中子指点迷津，使之武功倍增，几经苦难，与邪派势力几经搏杀，终于为武林消除了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

故事情节深动感人，打斗场面惊险激烈，尤其描写儿女私情，笔墨细腻，绵缠，不愧为武侠上乘之作。

上册

第一章	割发传音.....	(1)
第二章	玉面罗刹.....	(20)
第三章	蟒腹余生.....	(39)
第四章	古穴奇遇.....	(57)
第五章	绝地寻仇.....	(76)
第六章	旧恨新仇.....	(95)
第七章	人猴之间.....	(110)
第八章	变色遗恨.....	(129)
第九章	空谷惊魂.....	(148)
第十章	恩怨牵连.....	(164)
第十一章	黛山远影.....	(183)
第十二章	魔窟鼎刑.....	(202)
第十三章	恩怨情仇.....	(218)
第十四章	寒冰美人.....	(233)
第十五章	危机四伏.....	(254)
第十六章	灵龟驰援.....	(272)
第十七章	似幻似真.....	(290)
第十八章	血雨腥风.....	(309)
第十九章	奇人奇事.....	(324)
第二十章	捉影捕风.....	(342)
第二十一章	玉柱银山.....	(360)

第一章 割发传音

夜静，月华似水，树影儿，摇曳生姿。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声长长的叹息。跟着那苍老而悲怆地说道：“伟儿！事已至此，非人力可以挽回。你即速往庐山。去谒见乾元上人。他见着我这些遗物时……”

跟着就传来几声丝丝之响，闻之令人有琴断弦折之感，下面要说的话，却被这凄凉之声音打断。

又听见一个稚嫩的童音惊呼道：“师傅！你只管运气调息，我替你护法，我更不要去庐山。……”

他不是违拗，因为他实在无法离开这亦父亦师的老人，尤其此时此地，他更未发现那丝丝之声响的由来。否则，他将一声痛哭，来发洩其心曲。……

这是一所古寺，因年久失修，破旧得已无法辨知其本来面目。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如风摆残荷一般，由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扶着，踉跄地跨进门来，并旋即扶着门边坐下，老人呼呼地喘气不歇。

那个童子，虽只十二三岁，但长得结结实实，蜂腰猿臂，气宇轩昂，脸上挂着泪珠，但不失其清秀，明朗。尤其那朗朗星目，有如两点寒星，两太阳穴，凸出约半寸来高，着一身白色小劲装，背上一口宝剑，虽非古璞，却系纯铜制造。

老人坐下后，打量着四周，又抚着童子红喷喷的双颊。但他眉头深锁，似是忍着十分的痛苦，微微地发出一声短谓。“伟儿！我知道你不忍心将我丢下，我也不放心你无依地出去飘泊，然而我在弥留两日一夜，确是那段雪参的功效。现在……已是……油尽…灯…枯的…时候。”他一字一泪地，将那诉不完的心曲，也因过于激动，故一连串的咳嗽，代替他那未尽之言，只有朗朗回音，嘹亮在空际，震得这古林荒寺，更增凄凉之感。

童子的哭声，才将老人唤回现实，老人也忍受着最后的痛苦，慈爱地抱着他。“伟儿！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我不愿看见你的泪容，我要你笑着离开，你既然知道，那贱人到来，仅仅还差两个时辰，我必先将几件大事告诉你，其余，乾元上人，自会详细示汝，那时你必以事我之心，来事乾元上人。他也必将其一身旷世无俦的武学授你，务使要你成为一枝武林的奇葩，为未来武林中，消弥一场空前绝后的腥风血雨，并作为乱世中的中流砥柱。……”

老人至此，似已心迟力拙，气喘不已，但他仍勉强露出一丝笑意，并递过刚才剪下那卷白发，微微一笑，道：“乾元上人必知我断发相托之意，伟儿！前途珍重。”

说罢，右手一挥，就瞋上双目，再也不曾言语。

这个十二三岁的童子，年纪虽小，几年来，随同师傅，走遍大江南北，武功虽未至登峰造极，却也札下坚固的根基，八年中，老人是他唯一的亲人，他们不仅情逾骨肉，且有着相同身世，尤在其人生旅途之命运中，更是前后缩影。

故此时，老人命他奔往庐山，他怎么也不忍离开，何况老人还正在伤病之中，而且三更之后，仇人即将掩至。

悠地，心头微微一凛，并暗忖道：“我留在此处，定可替师傅挡上一阵。那怕血溅荒山，也在所不惜。”故登时精神一振，更一扫那愁眉苦脸之色。

老人慈祥的声音，又已响起，“伟儿！时间不早，寸阴宝贵，你此去庐山，还有三天路程，千万记着，报仇雪忿，是你的重大责任。老夫一生游侠江湖，毫无遗憾，但此次伤在那贱人掌下，这是你亲眼目睹。”

说时，又在身上取出一个小布卷。“这里有一卷‘剑笈’。但可惜无宝剑相配合，其他名珍利刃，固可发挥其威力。若能寻得那柄宝剑，不仅可为我报仇，也可申雪你父母十载沉冤。你自己也将成为一代剑术宗师了。”

听到父母之沉冤，不觉百脉愤涨，使得这个心地纯良，茹面现忧郁的童子，徬徨得不知所措。

蓦地：老人忽然坐起，“伟儿！我本还有许多事要说，以后都由乾元上人来说明，免得耽误你的行程，这剑笈，在一年之后，敦清乾元上人启开，他会指导你去练习。至于那柄久已失去，并会贻害江湖的上古奇珍，剑笈中可获知其剑名，我言尽于此，速去！速速去！”未了的声音，更微显哽咽。

童子刚转过脸去，用手擦着眼泪，倏闻咋喳一声，他还以为有人在暗中掩袭，忙回步旋身，见老人已卧倒血泊中，原来是老人乘他转身之际，自碎其天灵盖。

因为老人早已发觉童子的存心，如他不死，这个异日武林中的奇葩，也将从此毁灭，说不定会引来更大的麻烦，那未来武林中，将更不堪设想。

山高，风动，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他惊疑是梦，他也憎

恨自己年幼力孤，他反而不曾流泪，只忍着满腔悲愤，跪在地上，磕了四个头，默默地，一无所语，但心中似在说：

“师傅！安息吧！我会来为你报仇。……”

差不多注视着老人模糊不清的面孔，有半盏茶工夫，眼中充满泪水，遂取了些碎石泥土将老人身体略事掩盖，又磕了四个头。缓缓掉过身去。

他照着老人所示方向前去，因为他今后，惟有更加奋发，摆在面前的事，是一连串的艰险。

这要是平常人家的孩子，十二三岁，还正依依膝前，如果遭遇着这件事，早已骇得心胆俱裂，那还有勇气来面对现实。

而这朵武林的奇葩，不仅有着非常的抱负，也有着惊人的定力，更有着打掉牙齿和血吞的勇气，年纪虽轻，经历人生的忧患和苦难，却已声竹难书。

他踏着这登山小径，缓缓而行，淡淡的月光，也对着这独行的游子，发出无言的感叹。

“静”构成这夜的特色，树影在月光下，宛似千万个魅影，只觉得胸口剧烈地发胀，好似要爆炸一样，脸上有着两条蚯蚓般在蠕动，眼睛也已模糊不清，他想哭，却哭不出声来。

现在压在他心头的，是老人一幕一幕的故事，他不敢想，否则他将举步无力，惟有伴着老人血肉模糊的身体，长埋在这荒山之中。

倏地，老人慈爱的声音，又晃过脑际。“伟儿！你只有奋发，乾元上人会将一靖旷世无俦之学，倾囊授汝，那时你再持三尺剑，荡群魔，靖寰宇，不仅报亲仇，也为我野鹤神

君，扬眉吐气。”

这些话，老人在临终时，已说过三四遍。尤其末了那句：“为我野鹤神君，扬眉吐气。……”

他不禁百脉愤涨，两目神光暴射，但登时低下头来，两颊泪珠，又爬上双颊。

想到老人以野鹤为号，他本是闲云野鹤，一代江湖游侠。只为自己这个不肖徒儿，才惹得他席无安枕，终日忙忙碌碌，最后还落得个自毙荒山古庙之内，这惨绝人寰的一幕，都是由他而起。

他本天真无邪，只为着命途多舛，数年来，随着野鹤神君，东漂西荡，所历名山大川，耳闻目道，何异常人数十年经历，年纪虽小，内功确已有相当基础，尤其在剑术上，更能得窥野鹤神君之堂奥。

野鹤神君也自因其特殊资质，奇佳禀赋，本欲使其继承自己衣钵。将自己一身旷世无俦武学，倾囊相授，因为自己半生来，情孽牵连，武功上，未能登峰造极，惟有在这个衣钵传人身上，使之能为武林中，放出异彩。

却不料事与愿违，仇人骤然掩至，他为着爱徒的安全，不愿全力与人动手过招，以致为对方毒掌所伤，虽然他已竭尽所能，但已回天之术，自知今日三更将尽，仇人必然再至。如不迅速处置，不仅爱徒一家血海深仇，将沉于湖底，而这卷武林中人人欲得的“剑笈”。也必落入奸人之手，那时贻害武林，为社会人类频添杀孽，自己更是百死莫赎了。

这个江湖游侠，不愧为一代武林翘楚，明智而果决，他深知密友乾元上人，不仅武功高不可测，且正在庐山，修参妙谛，如以爱徒相托，定能不负所望，并更得其培育。其

成就将更不可限量，那时报仇浅忿，皆有所赖。

●但爱徒乃至性之人，望见自己毒发，又有仇人迫近：虽然他年轻力弱，却也浩气凛然，任什么也不肯离开。

野鹤神君为着将来武林着眼，才作断然决定，自碎天灵盖，以绝爱徒之望，并促使其化悲愤为力量，使其忍小忿就大谋。否则异日那场腥风血雨，实在不堪设想。

伟儿年纪太小，还不明白师傅用心之深，他只觉得宇宙茫茫，这些年来，他们师徒之间，已超逾骨肉之情怀，从此将历尽人生的坎坷，苦闷，孤独和岑寂。

东方已渐渐现出鱼肚色来，他已走了整整一个晚上，这时头上和衣衫，都已尽湿，他分不出是汗水湿透，还是被露水湿透了衣衫。小心灵中，只幻起老人慈祥的影子，又不禁淌下泪来。

蓦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边响起。“孩子！为何一大早，就在这儿流泪。”

伟儿虽骤然而惊，抬头见是个朴实的樵夫，忙抹去脸上泪痕，冲着他先是一揖。“老公公！我是从府里来，但不知这里去庐山，还有多远？”

别看他年纪轻轻，对人十分谦恭有礼，那如苹果般的脸颊，白中透红，虽然神一夜未睡，但两目，依然神光毕露，毫无倦容。

老樵夫心中暗忖道：“好一朵武林奇葩，谁家好福气，生个恁地好儿郎。”当下也就微微一笑，“孩子！这里去庐山，还有好几天路程，先去我家歇歇，好去赶路。”

说时，望着他那俊脸，慈爱地，但眼眶中，似隐有泪容，因为他从这孩子的俊脸上，获得另一个幻影的出现。

伟儿也深觉老樵夫双目，有一种异乎常人，而灼灼逼人的光芒，虽只是一瞬，而逝也不能不使得这孩子，更提高惊觉。

因为他不仅武功有限，更身怀着一部为数百年，武林中所争夺的“剑笈”，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只此一端，就足以断送这条小生命，何况还有当日野鹤神君，各路仇人，如果他们知道这娃儿，就是野鹤神君的弟子，那里还容他逃脱，不要说去庐山投靠乾元上人，岂非痴人说梦。

老樵夫却未想到其他，只因为伟儿相貌俊美，那种精英外露，迥非常人可及，故顿要爱才之念。

伟儿也偶因接触到老樵夫的目光，心中存疑，也更加警惕，那里肯随便应许，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自己一身负血海深仇，系武林荣辱大任。

当下深深地一揖，道：“老公公！尚未请教尊姓上名，蒙老公公关注，铭感五中，他日有缘，定当前来叩谢，只是今日有要事在身，故晚辈不克叨教。”

这那似一个稚龄童子的话，完全是一个满经忧患，深藏不露的工男高士。

但他说话之时，两目神光流露，有如东升之旭日，也似那欲振翅的鸾凤，那剑眉，那苹果般的脸，那蜂腰，虽然还未成熟，却也发育得十分均匀，确称得上濯世佳公子翩翩美少年。

老樵夫堆满皱纹的脸上，顿时绽开着笑意，这个有着奇佳禀赋和资质的孩子，不仅有着非常的成就，也显得谦恭有礼。心中暗忖道：“好一朵武林的奇葩，若经我老樵加以琢磨，怕不为武林中放出异彩来。”

他心中一面盘算，嘴角却笑嘻嘻地，说道：“孩子！像你这般走去，何时可到庐山，但不知到庐山去，为着何事。

那儿老夫倒有几个熟人。……”

老樵夫虽然是慈爱的笑着，却不停地望着这流浪儿，想从他惊惶、疑虑、且带着万分忧郁的脸色上，找出些为马迹蛛丝来。故语意中，充满着关怀。

伟儿闻言，不特未为所动，脸上顿时显出一片坚毅之色来，因为他不敢提出乾元上人之名，他深知这个一代武林异人，武林中敬佩，江湖中闻而色变，如果随便说出，那时穷于应付，万一被人问出野鹤神君的情形，岂非弄巧成拙。

伟儿本至性之人，虽无太多阅历，但也懂得人心险诈。他十余年来的生命经历中，无时不在忧患，颠沛流离，更不惯撒谎，故当老樵夫问到他因何去庐山时，不禁激起其孺子无依之感。

两行清泪，竟簌簌地洒落，耳际似还记得恩师所云：“英雄有泪不轻弹。”但他此际虽面对着一个陌生之人，而且尚不知其路数，也不禁勾起其乡愁。

老樵夫见他未语先哭，定知遭之惨，甚或有一篇可歌可泣之事，或竟是一件惨绝人寰的史诗，

当下也深深地一声长叹，那蒲扇大的手，握着伟儿的右手“孩子！我孤山樵隐，落脚在此，经已三十余年，倒未遇上像你这般令人心爱的孩子，有什么事，只管同老夫说明，我必相助一臂之力。”

“孤山樵隐”四字，何如晴天霹雳，伟儿几乎惊叫失声，但他一只手，已被孤山樵隐握住，看他似慈爱地抚摸着，自己几番想挣扎出来，好似铁棒，被磁石吸住，休想动得分毫，甚至将要被其溶化一般。

伟儿心中大惊，果然这个老头儿武功高绝，但此时欲走，

亦逃不出手去，所幸自己尚未说出来历，故尚可勉图侥幸于一时。

他本来想到伤心之处，泪珠正滚地滴落，此际更是惊惶失措，心中不由叫苦道：“天啊！我丁伟何竟时乘命促至此。不仅父母之血海深仇，恩师含恨终身，恐都将毁于一旦。……”

孤山樵隐见他只是一味伤心痛哭，这本是稚龄童子的常情，倒也未曾注意他那骤然而惊之状。故慈爱地摸着伟儿的头“孩子！哭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信得过老夫，不妨原原本本说出来，我孤山樵隐虽然隐居于此，不问江湖恩怨，但尚可……。”下面的话。倏然止住。

又是一声“孤山樵隐”。这名字好熟，而且十分刺耳。因为他曾在野鹤神君口中所说过。“他不仅武功高绝，且玄功通神。但对野鹤神君，则为水火不相融。”

小心灵中：虽幻许多事事物物。却也暗中决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故朗朗地说道：“老公公。我叫丁伟。今年十三岁。父母都被仇人杀死。从五岁起。就由一位恩人抚养。昨日这位恩人。竟因病去世。我欲前往庐山。去投靠一家亲戚。……”

说完。眼泪竟又簌簌地洒落。

孤山樵隐闻言。脸色骤变。口中喃喃地念着“丁伟”二字。但见他面色沉凝。两目神光暴射。“丁坚玉是你何人”？他的声音骤然变得好冷。

丁伟听见孤山樵隐问到亡父之名。也骤然而惊。忙蓄势戒备。心说：“我纵或不敌。也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地死去。”星目中。虽充满泪珠。却显得更为坚定。

孤山樵隐老眼中。似也泛起泪光。“那么黄巾女侠。秋风可是你母亲了。”末的了话。几乎变成蚊语。

丁伟再也忍受不住。终于痛哭失声。他不仅痛父母之惨死。也更深恨自己为何不造个假名。但亦未曾料到。这个令人闻名丧胆的孤山樵隐。居然能从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名字中。能猜出当年威震江湖的父母。

固然有这样父母，足以自豪，但自己未曾学成，致使那血海深仇，将沉湖底。恩师之德，亦成泡影。故一时之间，愧、悔、恨、念，交织在他小心灵中。

终于，也朗朗地笑道：“老公公！既然认识我父母。是否我父母生前，与你有何过节。如果要在你身上倘还。我绝不皱一下眉头。虽然我报仇不成，但总不能使我父母英名有损。”

说时，一抚脸上泪痕，显出那豪气干云的英雄气概。

丁伟是因为一只小手，被人握住，眼见此人精湛内功，较之恩师野鹤神君，似要高出许多。自己此的半边身体。都似被其溶化一般。

孤山樵隐低低地一声轻喟，旋举首遥望着云天。丁伟见他面容惨淡。心中不觉一寒，因为这个武林怪人，会为着细故，与野鹤神君间不睦，终至以武功解决，但在三昼夜间，以内功相拚门时，野鹤神君仅略以气功相助，而未当场咯血。事后整整化去三数月时光，始恢复真力。足见当时拚搏之烈。

虽然这是三十年前的事。野鹤神君却始终未释其怀，且深知孤山樵隐，必然要报那次当场咯血之恨。故时时以此为忧，而丁伟，自听到孤山樵隐之名，就骇得心胆俱裂。他只

知道，这是恩师的生死对头。

忽然孤山樵隐，一声怒喝，顿时空际荡起一片回音。山林震动，棲鸟乱飞。丁伟更是耳鸣心裂。

孤山樵隐是欲藉此一吐胸中烦闷，也是这个隐此三十余年的怪侠，得见伟儿之面，惊、喜、忿、悲、念，兼而有之。

丁伟蓦闻老儿这声暴喝，心说：“完了！老儿一定与我父母有隙，今日报应在我身上。”但他却不愿就此死去。右手虽被孤山樵隐握住，忙贯力于左臂，趁他不备之际。吐气开声，一拳向孤山樵隐丹田穴上捣去。

他们相距既近，丁伟更存着宁为玉碎之心，故也用出了七八成功力。

待孤山樵隐发觉，小拳头已仅寸许之隔。顿时一股锐风，砭肤生寒。

这正是野鹤神君的“金刚拳法”，那怕是铁壁铜墙，亦可洞穿。虽然丁伟功力不足，武功未届火候。但二人相隔太近，又是骤然发动。他更存着拚死之决心。故冒死捣向对方死穴之上。这要换了旁人，岂有命在，几或不前后洞穿，血流五步，也必落个终身残废。

孤山樵隐，也是骤然一惊。小腹微收。丁伟一条左臂，再也收不回来，登时天旋地博，汗流如雨，孤山樵隐另一双大袖，恰也同时拂到。

暮闻朗朗地一声长笑道：“难得！难得！”丁伟也就顿时失去知觉。

不知道经过多久，天色已黑。丁伟悠悠醒来。见自己躺在一张软榻之上。一盏油灯正爆起豆大火花。

他打量着四周，这房中除“一榻”“一桌”“一椅”之

外，别无他物。再一摸自己所卧软榻，则热烘烘地，原来上面辅着一张虎皮。

丁伟微睁星目，顿想到遇见孤山樵隐种种。心中不觉泛起阵阵寒意。暗忖道：“难道我真的死了不成。”想到“死”，又不禁想到父母之血海深仇，恩师野鹤神君，荒山古寺凄惨之一幕。想到孤鹤神君，才想起那卷断发和那本武林中，群相攻伐的“剑笈”。

当下霍然坐起，全身骨骼，吱吱地一阵乱响，见自己身上仅穿着一件贴衣身裤。那套外衣和随身物品，皆不知去向。

丁伟年纪虽小，心中一无杂念，知道定是孤山樵隐做的手脚。不禁暗骂道：“老鬼！只要我丁伟尚有命在。不怕你不还我那些东西。”

他的武功。本有良好基础。只因自己忙中有错。故未曾发觉自己身上骤然之变化。旋即盘膝坐好，凝神静气地，练起功来。

但恁地作怪。他内体顿时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怒潮，有如长江大海般，不竭地涌流着。内中更有一股热浪，竟自缓缓地，畅流各大经脉之中。故杀时间，人于忘我无忧之境。旋即由清而浑。

渐渐地。竟又由浑而清。一睁星目。身边竟缓缓散出一层白雾。将丁伟笼罩在雾中。灵明也十分开朗。

他惊醒。也错愕。更感到喜悦。这是他后未想到过的事。因为他曾见过恩师野鹤神君。练到物我无忧时。也发出一层白气来。

他本绝顶聪明。故顿时精神大振。正欲翻身下榻。